



# 永恒的海

谢大光 主编

外国经典散文名家名译

海之美  
海之镜  
大海  
贴近大海  
大海日出  
海的联想  
海潮的响声  
从格朗维尔岸边观海  
从海上望陆地  
海边的收获  
永恒的海  
太平洋之梦  
日本海和太平洋  
烧津  
横越大西洋  
汪洋大海  
黄昏的地中海  
关于冲浪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014035698

116  
257

# 永恒的海

外国经典散文名家名译

谢大光◎主编



116  
257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北航

C1722920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永恒的海 / 谢大光主编. -- 天津 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4.1

(外国经典散文名家名译)

ISBN 978-7-5306-6398-1

I. ①永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散文集-世界 IV.  
①I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302119 号

选题策划: 李家文

装帧设计: 刁子勇

责任编辑: 李家文

责任校对: 魏红玲

---

出版人: 李华敏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印刷: 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787×1092 毫米 1/32

字数: 142 千字 插页: 3

印张: 10.125

版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3.00 元

---

# 目录

---

- 1 山 [美国] 福克纳  
4 山·注视 [法国] 勒·克莱齐奥  
9 山的力量 [日本] 国木田独步  
19 山影倒卧时 [韩国] 许世旭  
22 火山爆发 [奥地利] 埃·基希  
35 山的死亡(外一篇) [法国] 米什莱  
44 前往喜马拉雅山 [印度] 泰戈尔  
52 登富士山 [日本] 小泉八云  
76 冬天的富士 [日本] 小岛乌水  
82 初秋的浅间山 [日本] 堀辰雄  
86 温泉通信 [日本] 川端康成  
93 比睿山 [日本] 若山牧水  
103 在冬日的山上 [日本] 东山魁夷  
111 旅人札记 [法国] 司汤达  
117 首次登上白山之顶 [法国] 大仲马  
126 阿尔卑斯山游记 [德国] 盖·西默尔



- 133 塞尔文峰 [法国] 戈蒂耶
- 145 翻越洛泽尔山 [英国] 史蒂文生
- 152 过阿勒格尼山脉 [美国] 惠特曼
- 158 最后的山 [美国] 弗兰西斯·拉塞尔
- 163 安第斯山进行曲(外一篇) [智利] 苏里达
- 167 海之美 [法国] 古尔蒙
- 172 海之镜 [英国] 康拉德
- 174 大海(外二篇) [法国] 普鲁斯特
- 179 贴近大海 [法国] 加缪
- 190 大海日出(外二篇) [日本] 德富芦花
- 194 海的联想 [日本] 福永武彦
- 197 海潮的响声 [日本] 古江乔松
- 204 从格朗维尔岸边观海(外一篇) [法国] 米什莱
- 214 从海上望陆地(外四篇) [法国] 克洛代尔
- 221 海边的收获 [法国] 都德
- 227 永恒的海 [日本] 东山魁夷
- 234 太平洋之梦 [美国] 弗雷德里克·特纳
- 254 日本海和太平洋 [日本] 岛崎藤村
- 257 烧津 [日本] 小泉八云
- 270 横越大西洋 [法国] 夏多布里昂
- 278 汪洋大海 [俄罗斯] 蒲宁
- 307 黄昏的地中海 [日本] 永井荷风
- 315 关于冲浪 [澳大利亚] 奈蒂·帕尔默

# 山

[美国]福克纳

在他的前方，在稍稍高出他头的上面，山清晰地映衬着蓝天。一阵飕飕的风拂过，宛如一泓清水，他似乎可以从路上抬起双脚，乘风游上并越过山去。风充满了他胸前的衬衫，拍打着他周身宽松的短外衣和裤子，搅乱了他那宁静的圆胖面孔上边没有梳理的头发。他瘦长的腿影滑稽地垂直起落，好像缺少前进的动力，好像他的身体被一个古怪的上帝催眠，进行着木偶式的操作，而时间和生命越过他逝去，把他抛在后面。最后他的影子到达山顶，头朝前落在它上面。

首先进入他眼帘的是对面的山谷，在午后和暖的阳光下，显得青翠欲滴。一座白色教堂的尖顶依山耸立，犹如梦境一般，红色的、浅绿色的和橄榄色的屋顶，掩映在开花的橡树

和榆树丛中。三株白杨的叶子在一堵阳光照射的灰墙上闪亮，墙边是白色和粉红色花朵盛开的梨树和苹果树；虽然山谷没有一丝风影，树枝却在四月的压迫下变得弯曲，树叶间浮荡着银色的雾。整个山谷伸展在他下面，他的影子宁静而巨大，伸出很远，跨过谷地。到处都有一缕青烟缭绕。村庄在夕阳下笼罩着一片寂静，似乎它已沉睡了一个世纪；欢乐和忧愁，希望和失望交集，等待着时间的终结。

从山顶眺望，山谷是一幅静止的树木和屋宇的镶嵌画。山顶上他看不到被春雨所湿润、布满牛马蹄痕的杂乱的一小块一小块荒地，看不到成堆的冬天灰烬和生锈的罐头盒，看不到贴满的色情画和广告的告示牌。没有争斗、虚荣心、野心、贪婪和宗教争论的一丝痕迹，他也看不到被烟草染污的法院布告栏。山谷中除了袅袅上升的青烟和白杨的颤抖外，没有任何活动，除了一个铁砧的有节奏的微弱的回声外，没有任何别的声音。

他脸上的平淡无奇开始转化为内心的冲动，心灵上的可怕的摸索。他的巨大阴影像一个特异的人映在教堂上，一瞬间他几乎抓住了一些与他格格不入的东西，但它们又躲开他；他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能突破心灵屏障与他交流。在他身后是用他的双手干一天粗活，去与自然斗争，取得衣食和一席就寝之地，是一种以他的身体和不少生存日子为代价取得的胜利；在他前面是一座村庄，他这个连领带也不系的临时

工的家庭就在那里。此外,等待他的是另外一天的艰苦劳动以得到衣食和一席就寝之地,这样,他开始明白了自己命运的无关紧要,他的心今后不再为那些道德说教和原则所干扰,最后,他却被春天落日时分的一个山谷不可抗拒的魅力所打动。

太阳静静地西沉,山谷突然处于暗影之中,他一直在阳光下生活和劳动,现在太阳离开他,他那不安的心第一次宁静下来。在黄昏中,这儿的林间女神和农牧神可能在冰冷的星星下,尖声吹奏风笛,用钹发出颤声和嘶嘶声,造成一片喧嚷……在他身后是满天火红的落霞,在他前面是映衬在变幻的天空中的山谷。他站在一端地平线上,凝视着另一端地平线,那里是无穷无尽的苦役而又使人不能安寝的尘世;他心事浩渺,有一段时间他忘掉了一切……现在他必须回家去了,他于是缓步下山。

申奥 译



## 山·注视<sup>①</sup>

[法国]勒·克莱齐奥

我想谈谈实在的美，谈谈人的眼睛，例如山，例如光。

阳光下，它很大，它的石壁，它的褶皱，它的沟壑，它的覆盖着易碎的泥土的缓坡，它的雪崩似的滚滚尘埃。它在光的中心，它像盐像玻璃一样闪亮，它岿然不动，独立于高空之中。它身上一切都是那么坚硬，那么真实。它是大地表面致密的一块，是一个隆凸，没有一种活的东西能像它一样。人们可以给它一个名字，如埃布吕斯，或者库赫-伊-巴巴<sup>②</sup>。人们可以谈论它，讲述它的故事，探索它的起源，说说住在它上面的人。人们可以计算它的体积，研究它的构成，它的演变。然而

---

①标题为译者所加。

②中亚的一条山脉，以险峻不毛著称。

这一切又能如何？它还是它，不动，不听，不应。人们可以在它身上取一小块石头，带往很远的地方，几千公里吧，或者扔进大海。人们可以在鼓荡的风中几天几夜地烧它，把它变成火山。人们可以在它的缝隙里放入炸药，按下起爆装置。然而按起爆装置的手始终是离得远远的，爆炸之后，山依然如故。

山是持久的，强大的，它的基石扎根在大地深处，随着人的远离，它始终赫然立于地平线上，继而变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模糊。消失的是枯草、树、一座座房屋、道路、水泥场，剩下的只是轻淡的线，宛若空中膨胀的云，灰色和淡紫色的隆凸，胀满了空间。它还在那儿，继续在那儿，每天，每个早晨，都在同一个地方。它举起它那巨石嶙峋的大块向着天空，就这样，不费一点儿力气，没有一点儿道理，因为它就是它，绝对是它，自由而强大，空气和水的领域中的一个固体。风从它身上吹过，侵蚀它的峭壁，沿着山谷，自北而南。

没有什么比这孤独的山更持久，更真实。任何庙宇，任何建筑，任何人的居所。它们很想跟它一样，充当登天的板凳，向着隐藏的神祇们举起盛满祭品的托盘。然而山就是一位女神，人们注视不断地被引向它。

注视就是光，有生命的光，跳跃着奔向白色的山岩，热力深入岩石，令其微微地颤动。在不动的山的坡上，小树和松柏是灼热的，让空气中充满它们的气味，而寒冷的风从它们周围

滑过。每天它们都在那儿，用它们的根抓住风化的泥土。云在谷底积聚，然后很快，随风而降，然后散开，化水为雨，灌木和大树的叶子分开了，人们听见山里发出一阵阵古怪的喘息声。

光不断地从虚空的深处向山移动。重要的不是声音，不是汽车在城市的小路上奔驰，不是古老的无花果树枝条上一群群的蚜虫。重要的是人面对孤独的大山时，他所看见的，他所等待的。

人们看啊，看啊，总是看不够。人们一无所知，一无所愿，不等待启示，也不等待变化。人在目光的一端，女神——山在另一端，它们不再孤独了，它们变成两个完全一样的领域，可以让美通过。

遥远的美，人不能触摸，如夜空中的星辰，天上云层的堡垒的轨迹，或晨曦。然而它就该是这样，不可触及，比人看见的空间还要大，于是注视和它一样，不再是脚、翼和轮子所能及的了：那边，直到那边，它到达路的尽头，越过了有限世界的门槛，进入不可逾越的区域。

它是多么的稳定啊！在它周围，一切都踉踉跄跄，举步迟疑、消融、变化。人的腿是软的，胳膊没了力气，颈项弯曲如橡胶。然而它，它是石头做成，巨大、沉重，屹立在大陆的基石上，在宽阔的背上驮着大气层。

有时，它是无情的，粗暴的，它那尖利的棱角，伤人的绝壁，陡峭的悬崖有鸟儿碰死。太阳在它上面闪光，遍及它的全身，照亮斑斑白垩、石膏、胶结物的悬崖。这时，它是那样的大，占满了整个空间，低处的土地朦朦胧胧，蓝黑色的天空，缓缓地围着它旋转，仿佛大海围着岛屿一样画出了许多同心的圆。它像一个国家那样大，广阔得要几年工夫才能到它的顶，小群小群黑色昆虫沿着一道道石槽爬行。它像一个行星那样大，从大地的深处直达天的最高处，整整的一块，石头像冰冷的火焰迸射，而且从不坠落。

它是那样的大，不可能有空虚、恐惧和死亡。它像一座冰山一样巨大、寒冷，在凝视着它的光中炫人眼目。一切都冲向它，像铁屑受到磁石的吸引。沿着路一样笔直的目光，人向着它坠落，而它，是直立的巨大，是物质的巨大。

在一座孤独的山中有很大的力量。有许多的时间，许多的空间，许多的实在的规律。在它的石头中有许多的思想。在它的坡上，灌木和松柏就像白色灰尘中的许多黑色的符号。它们像是汗毛，头发，眼眉。几只鸟叫着，在悬崖上空慢慢地盘旋。风在石罅中穿过，古怪地哼着歌儿，隐蔽的溪流发出很温柔的声响。一切都来自于它，空气、水、土、火。甚至云也生于它，在很高的地方，在绝壁之间。它们冉冉如火山的烟气。

有时山也是遥远的，灰蒙蒙的，被水包围着，人们只能看见它的臂部、腰肢、乳房和肩膀的柔和曲线，只能看见它的斜落进谷底的长发的波状线条。当晚霞中一切都消失的时候，或者当城市和道路像人被困在房子里一样被烟气笼罩的时候，山也远去了。它在拒绝中睡着，裹着沉寂和冷漠。女性的巨人，白色的女神，它突然厌倦了，闭上眼睛，不愿再让人看它。美是聋的、哑的、孤独地躲进它的蚊帐。谁敢靠近它？它将迷路，因为那已不再是坚硬的石头、牙齿状的绝壁、直立的悬崖了。那已不再是骄傲的生命的努力、德行、美的力量了。那是一种很单薄、很柔弱的命运，仿佛幻影，在沉睡的大地之上的半空中飘荡，也许是一句话，一段音乐，人们可以用脸上的皮肤感知到，而你则瑟瑟地抖起来。这时，没有人能发现它。

飞机在云的后面飞过，没有人看见。海天一色，太阳已远。于是目光模糊了，没有什么再发亮了。慢慢地，慢慢地，夜来了。这几天它来得更早了，带着蝙蝠走出所有的洞穴。

这一切过去了，到来了，散走了，周而复始。山是这样的美，然而没有注视它就不存在。而注视若没有山就一直向前，如子弹般穿过空气，在空中打着转儿，变小，什么也没有发现就消失了。名称，地点，词语，思想，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想谈谈永恒的美，谈谈人的注视，谈谈在阳光中很高很高的一座山。

## 山的力量

[日本]国木田独步

我不过十四五岁左右的时候。我的同学当中有个叫大友直次郎的人，他和我仿佛年纪，是个最淘气的孩子。他有个哥哥叫直太郎，是当时寻常中学的学生，这年十六岁。

直太郎常讲各种有趣的故事给我们听，还时常表演新奇的戏法让我们看。我们比谁都更喜欢这个哥哥。

记得是六月末的一天，我到大友家去玩，直太郎走出来说道：“今天我表演一个从来没演过的又有趣又新奇的戏法，你们要能知道它的秘密，给你们什么都行，就把你俩喜欢看的书送给你们吧。”大友和我蹦跳着来到直太郎的屋子一看，有一个厚纸壳儿做的白色大箱子躺在那里，像个桌子。箱子的一头敞开着，直太郎坐在敞开的那头，装腔作势地说：

“喂，喂，请看哪！现在在这箱子上放十来个针。我连一个手指头都不碰它，就能让它们在箱子上跳舞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，现在请闭上眼！”

说完，他从箱子里拿出好些针来放在箱子上面。直太郎把右手伸进箱子里，哗啦哗啦地蹭厚纸壳儿的背面，厚纸壳儿上面的针便排成行前后左右地动了起来。我们吃惊地睁圆眼睛看着。这回一根一根的针竖着连接起来，变成一条长线，然后转圈儿移动。

“喂！请看哪！针变成了一条线，这回再让它往回变成针！”直太郎非常得意地把厚纸壳儿背面砰地敲了一下，于是连在一起的针又都散开来，聚在一处。

“怎么样？新鲜吧！你们想看看它的秘密吗？”我们说：“什么呀！不用给我们看也知道。”俩人用手捏起针来，检查一下上面抹什么东西没有，可是并没有糨糊、饭粒什么的。我无意中把手里的针往箱子边上一放，那根针立即飞到放别的针的地方去了。一看这个，我和大友都不由得张大了嘴。

“喂！怎么样？你们看这秘密吗？”说着，直太郎从箱子里拿出来给我们看的是块拳头大的黑石头。

据直太郎说，这石头叫磁石，有把铁吸引过来的力量。他说：“你们在学校也学过磁石的事儿啰？可是看见这种石头是头一回吧？”后，他又拿这石头吸钉子和小剪刀给我们看。钉子什么的离三寸远就一下跳到石头上去。大友忍不住



问道：

“哥哥！什么地方有这样的石头？”

“嘿！我想你们就得问这些。这石头在东方便山的紧顶上才有。不容易弄到手，必须拿着针呀，罗盘呀，锤子呀，把拾到的或凿下来的石头一个个加以试验。可是在山的绝顶上充满磁力，即便针能贴上去也判断不出真假来，只好尽可能地多拾些，下到山脚再试验。运气好的话，或许能得到带磁力的石头；运气不好，有时拾来二十块甚至三十块石头，都只不过和一般石头一样。这块磁石也是我学校里的同学在上星期日好不容易才弄到的，只有两块，被我硬要来一块。”

听了这些话，更加知道这石头的宝贵，引起了我们也去拾点来的兴头。

于是，俩人偷偷地商量，决定下个星期日，谁也不告诉，去登东方便山，无论如何也要拾它一两块磁石来，拿到学校去吓同学们一跳。于是暗中进行准备，单等星期天到来。

从我们街到东方便山脚下有一里半地的样子，再爬一里山道才能到山尖，往返约五里地。这山是县境内数一数二的高山，从街里看，离山顶似乎很近。可是登山却不容易，尤其是山麓树木茂盛的小山冈，重重叠叠，眼睛看的是条直线，走起来，迂回曲折。

如果把我们的计划如实告诉父兄，注定要遭到申斥或是讪笑，所以我俩只说跟学校的同学一起到近郊去远足。就这



样，这天我俩带上饭团子，离开了家。

正当草木萌芽的季节，最适合游山了。可是我们登东方便山那样的高山还是首次，心里有些忐忑不安。因为山尖就在眼前，似乎离着不远，所以便鼓起勇气来，在乡间的道路上飞快行进。

俩人各拿着一个用包袱皮包着的小包，里面装着饭团子，回来时准备多多地包上磁石，放肩膀上扛回家来。又各带一把锤子，从母亲的针线盒子里拿了针，也很想带个罗盘去，可是怎么也没能弄到手，便死了这心。脚穿草鞋，拄着手杖，一开始是唱着军歌前进的。

这天是个晴天，可不时在天空出现云朵，那云朵飘走得飞快，这种天色会发生什么变化是很没把握的。因为年幼心盛，不去理会，只要见到太阳高照，便以为是头等的好天儿。一旦遇上雨怎么办，这种事在脑子里连想都没想过。

俩人在路上的谈话，不外是：

“真想捡到一块能吸过铁锤来的大个儿的。”

“可是要能有那样的，想用锤子敲开它时，锤子一打上就动不得了吧。”

“什么呀！那时就拿块大石头来砸开它。”

“如果只捡到一块大的，就俩人要。”

“捡到两块时，赠送学校一块也可以。”

“捡到三块就那么办。”